

一片冰心在玉壶

□马庆民

“洛阳亲友如相问，一片冰心在玉壶。”

唐朝王昌龄的这一诗句，千百年来被人反复吟咏，多少人或用它寄托，或用它表白，或用它抒怀，或用它明志……总之，它表达了一种情怀，一种执着，一种境界，一种人生态度。

这一诗句，对于我是一种什么呢？之前我说不清楚。直到近日读完孔秋莉的《心是一壶水》，我似乎找到答案，那是饱经流年洗涤，沉淀下来的一颗依旧跳动着童真童趣、散发着纯情质朴的“冰心”。

一本卓尔不群的佳作，里面必定潜藏着千万种细腻的爱与愁，喜与伤，方能如琴曲余音，别有深意。《心是一壶水》就是如此，在渐行渐远的青春里，藏着化不开的亲情，藏着不敢祝福的爱情，藏着不知不覺的成长……全书虽无华丽的辞藻，也无故作深沉的浮夸，只用“人生只若初见”的款款深情来怀念青春，记忆美好，只用依然如春风般的文字，吹开岁月深处千万朵美丽的花儿。读罢，心绪纷飞，久久回味。

《心是一壶水》共分三辑：心是一壶水；爱是一片天；书是一座山。书中有作者学生时代的奇思妙想，青春萌动；有作者初入职场的茫然失措，情感离合；也有作者历经岁月的沧桑，生命的风霜后，“裸露”着

的“冰心”印痕。

她在《心是一壶水》中写道：有的人就像生活在热带，他的心总是洋溢着热情，生活如同烈火燃烧，艳阳普照；有的人像生活在寒带，他的心终日冰凉，生活如同在千年冰窟，孤零凄凉；有的人就像生活在温带，他的心总是温暖如春，生活如同细水长流，宁静致远。

或许我们都想自己的生活时刻保持着常温，让幸福如涓涓细流，哼着轻快的曲调一步一步走向人生曼妙的黄昏。可是生活不可能总是这样温顺，它总要固执地给我们增添各种阻碍，时而冰冻我们的心，时而炙烤我们的心。所以作者说，生活和文字都是她的挚爱，她喜欢在挚爱里寻找“诗与远方”的浪漫，也寻找“烟火人间”的本真。她钟情于季羡林，爱读海子的诗，也会在白落梅如雪花飘飘的文字里，去寻找穿着旗袍的张爱玲的美……她说看书时，她是隐身的，还有一双“隐形的翅膀”，像一只自由自在的鸟儿，遨游在无边无际的天空，可以随意地飘，随意地飞，天空无止境，远方无止境，她的快乐也无止境。

有了这种快乐，在每一场凄风苦雨或春风得意光顾她的生命时，她都会珍惜，都会用心体会其中的苦与乐，舍与得，并渐渐地学会坦然，学会沉默；学会不去诉苦，不去抱怨，也不去炫耀……只用简单的文

字，对生活做一种记录，一种忠实的记录。正如她说的那样：生活，不可太过浮华；文字，也应低调实际。所以她才愿为冬日里的一片雪花，不去繁华的闹市，不去荒凉的山庄，只想去到深山的某棵梅花树旁，轻轻地静静地躺在某片安然的梅花瓣上。

享受这片刻的安然与幸福，并不难，但时光不住地流淌着，如袅袅炊烟，慢慢升起，又慢慢幻灭；生活也裹挟着我们一直往前赶，马不停蹄。开不开心，幸不幸，不取决于时光的长短，与生活的快慢，多半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内心，如果内心变得浮躁，变得纷杂，那心里这壶水就会变得浑浊，变得忽冷忽热。若能舍弃那些无谓的烦恼，摒弃那些不合理的欲望，内心这壶水才会时刻保持清亮，保持合适的温度；才会心一壶水，澄澈清亮，水还是那壶水，幸福还是简单的幸福……

《心是一壶水》就是让我们懂得这份简单的幸福，拥有这份简单的幸福，让我们在渐渐逝去的岁月里，看见那些闪闪发光的青春，看见那些灿若云霞的桃花，看见那些深情似海的目光……然后，哪怕再大的风，再大的雨，当雨过天晴，我们依然会发现一道绚丽的彩虹，斜挂在天边；我们依旧会感知“冰心”间的那一壶水，澄澈清亮，温暖如初……

（作者系武汉市洪山区文学爱好者）

□寇俊杰

我家与猫结缘，还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刚能吃饱肚子的时候。

那年冬天，外面刮着刺骨的寒风，父亲要外出办事，打开院门，看到一只花猫奄奄一息地躺在门口，因为要办的事很急，父亲就没理它，可刚走几步，花猫“喵喵”地叫了两声，父亲的心软了，停下脚步，扭头看到了猫那双满是哀恋的眼神。父亲本不喜欢小动物，但他的心还是一下子软了。他把猫抱到灶台上，给它盖了一层棉絮，还掰了半个蒸馍喂它。猫狼吞虎咽几下就吃完了。父亲又喂了它一些，端来了热水让它喝。大约过了半晌工夫，猫才缓过劲儿来，开始在屋里活动。

母亲说：“猫没事了，还是把它放了吧？现在的日子刚刚好过，家里孩子又多，多一张嘴就多一口饭啊！”父亲说：“这是只无家可归的猫，要是放出去，肯定不是冻死就是饿死。”“可养了它孩子们恐怕就吃不饱了。”母亲叹了一口气。“没事，我们牙缝里多少省点儿就够它吃的了。”父亲说着，就找来铁锨，在灶台的下面挖了一个洞，里面放上破棉絮、玉米苞叶，一个温暖而舒适的猫窝就成了。父亲因为这件事，耽误了一上午时间。

从此，这只猫就住在我们家住下来。那时人们都穷，连老鼠也很少有，父亲每次吃饭，就给猫留一些，猫反而渐渐胖起来，而且过了几年，还生了一窝可爱的小猫。那时家家都过得好了，所以小猫一满月，亲戚朋友争着要。可是只过了一年，老猫就因为吃了被药死的老鼠死了。看着猫僵硬的尸体，一向坚强的父亲竟老泪纵横。

后来我参加工作，住在单位的平房里，厂里有野猫跑过，我就在窗台下放些剩菜剩饭。我没时间去养它们，但听到猫吃东西的声音，我的心里还是很高兴。等猫吃完了，我就再放一些，所以，总是有三三两两的猫到我这儿来，可我从不打搅它们，让它们来去自由。

转眼间，女儿上小学了。她很喜欢小猫，可是我们住的房子小，还是高层，没有条件养，我们就给她买了小鸡。有一天，女儿带着小鸡在楼下玩儿，一只白色的野猫不知从什么地方跑出来，一下就把小鸡叼走了。女儿这下可受不了了，当时就大哭起来。从此，女儿一看到猫就恨得咬牙切齿，特别是看到白色的野猫，她总会从地上捡个石子，愤怒地向野猫扔去。尽管我们解释说这只猫肯定不是吃小鸡的猫，可女儿却说，我以后再也不喜欢猫了。

从此，我家与猫无缘。

（作者系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文学爱好者）

猫缘

□王南海

深秋，小居山间，别有一番情致。

惬意山居



山间的小屋，开门可见山，远山层叠，高低起伏，如一轴清淡淡的水墨画。院子里种满了白菜、菠菜，还有一簇簇金黄的菊花，可以感受陶渊明笔下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的意境。

山间小居，没有满满的日程，却有大把大把的时间，温暖和煦的秋阳。阳光晒在身上，暖暖的。突然想，如果把被子晒晒，会不会很舒服。平日生活在钢筋水泥的城市里，有多久没有晒过被子了？说干就干，在院子里拴根麻绳，把被子抱出来，晒在绳子上，拍拍打打间，蓝花的被子也舒服地享受着秋天的阳光。

当你环顾院子，享受秋阳的可不单单是被子。你看那些红色的辣椒，舒服地躺在竹筐里，刚刨出来的花生散落在院子的墙角处。一个个憨态可掬的南瓜被摆放着，也舒服地晒着太阳。还有金色的玉米，柿子都在阳光下，暖洋洋的。

我坐在丝瓜架下，深秋时节，丝瓜已经开始衰败，偶尔还有几个长不大的小丝瓜，还在努力

地探着头。几只又粗又长的“丝瓜王”，好奇地从丝瓜架上探出头来，皮色已经开始泛黄，丝瓜瓢子却可以用来洗碗。

我沐浴在暖阳中，远山层叠，近处的树依然郁郁葱葱，几只喜鹊叽叽喳喳地飞过，村落里到处是一片静谧、美好。此时，最幸福的就是安安静静地喝一杯普洱茶，茶香四溢，岁月静好，人安静得仿佛可以感受得到自己的一呼一息，山间小居，把人的心也放空了。

山间小居，最美的是月夜。记得梁实秋先生有一篇著名的散文《雅舍》，雅舍非人们所想的那么美丽，但是他深情地写道：“雅舍最宜月夜，地势较高，得月较先。看山头吐月，红盘乍涌，一霎间，清光四射，天空皎洁，四野无声，微闻犬吠，坐客无不悄然。”我也喜欢在月满时分，坐在山里的屋顶，看着月光从大树的枝梢上缓缓升起，月光清朗朗地从树间倾泻而下，地上光影斑斓，月光柔美，自然万物都沐浴着自然天光，宁静、唯美。此时，我最喜欢仰望星空，浩瀚的天空，似乎可以承载我们所有的梦想。此时，一切都静谧下来，人可以安静得听得到心灵的声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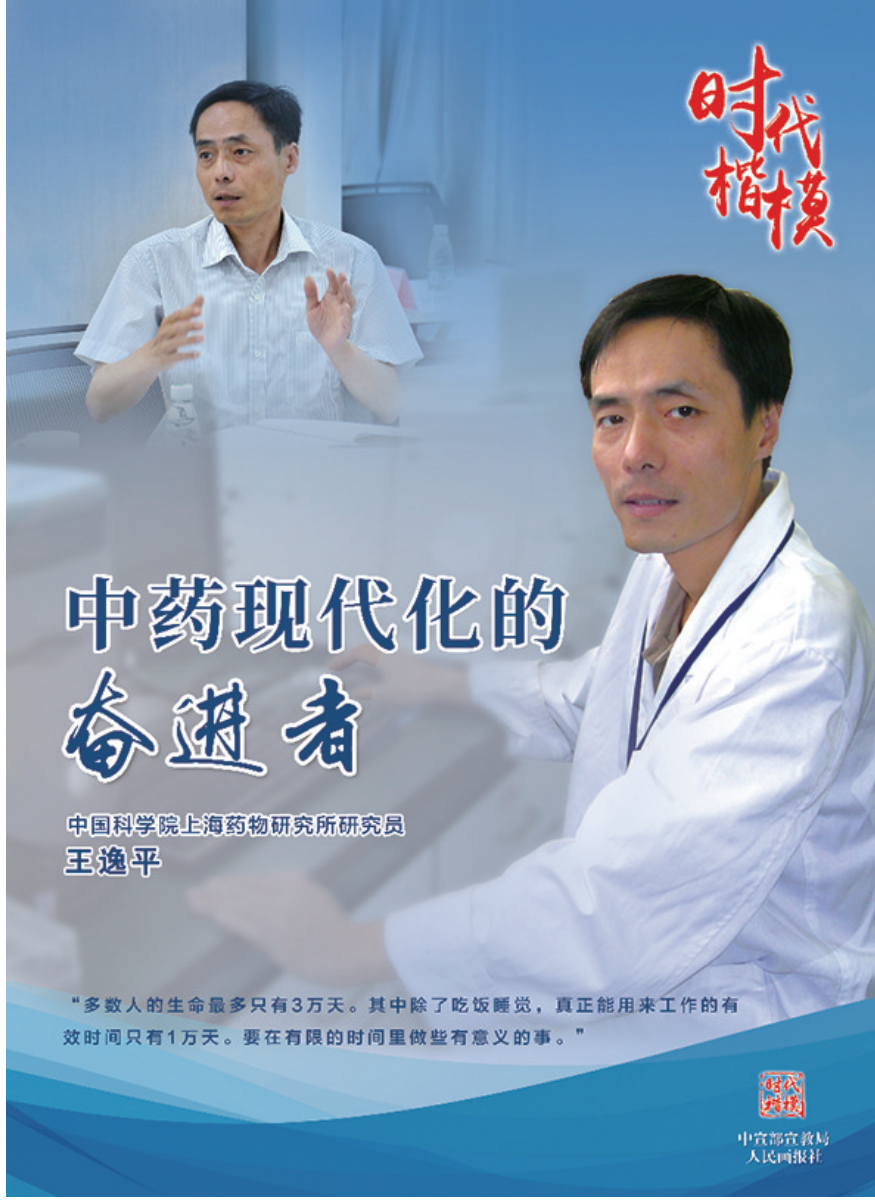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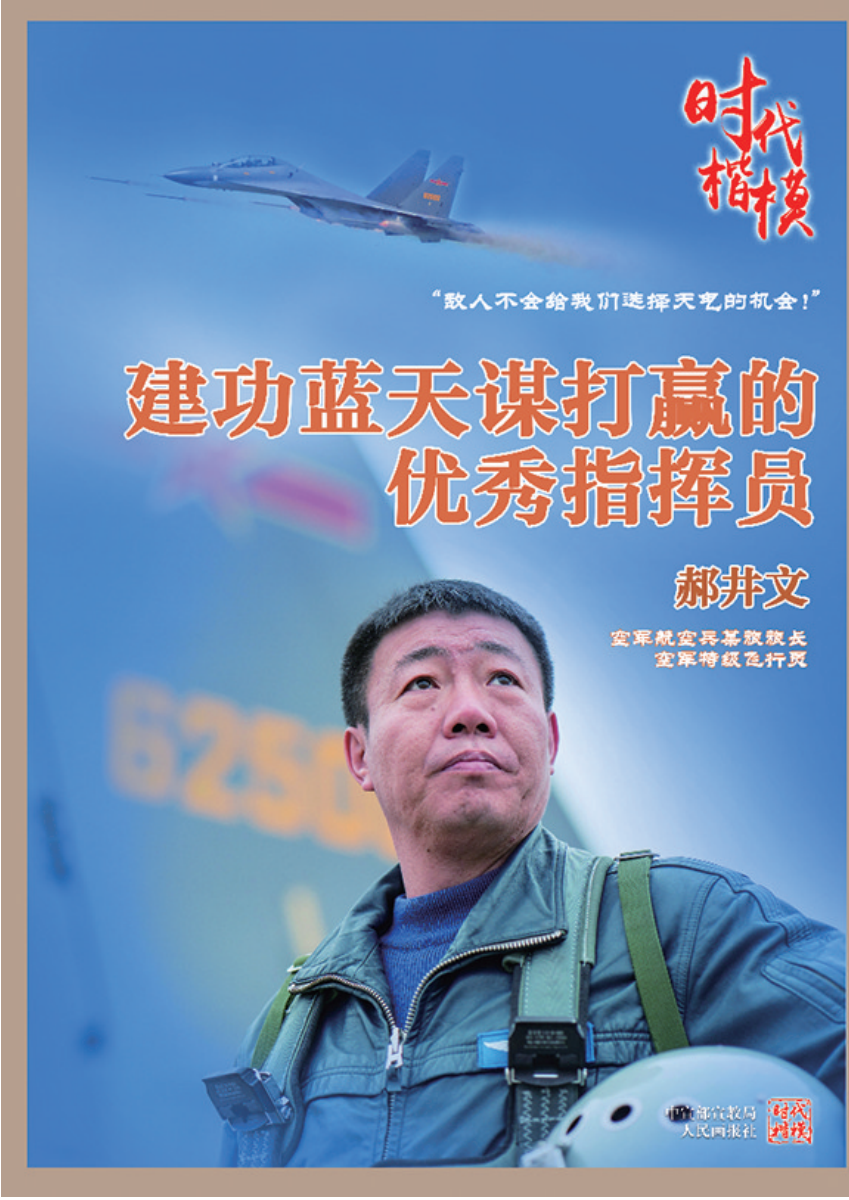
深秋时分，在这样的月光下，静静地听秋虫低吟。它们都藏在我看不见的草丛里，却把各种各样的声音散发出来，高声，低声，长声，短声，都汇集在一起，宛若对自然天籁的赞歌。此时，我会陶醉在这一片虫鸣中，仿佛自己的心灵也附着着，在放声歌唱。

山间小居，我们也去山里闲逛。山野深处，不仅有百年的柿子树，一到秋天就挂满如红灯笼般的大柿子。更有山泉，小溪，叮叮咚咚。顺着溪流而上，竟然还有一个小小的村落，传统的上马石，栓马柱，房屋雕梁画栋。房屋的墙壁都极厚，当地人热情地邀请我们屋里坐，在这里，竟然还有可以出口成章的文人雅士，让人不禁刮目相看。我们还淘气地向土地“讨美食”，柿子、酸枣、花生，到处都可以吃到最新鲜的美味。

山间小居，始懂得自然就是一幅最美的画卷。而人们眷恋着土地，因为土地可以孕育瓜果和希望。山间小居，平淡几日，不思过去，不虑未来，活在当下，享受着宁静、怡然的生活……

（作者系河北省石家庄市文学爱好者）

公益广告



市申新闻

生活需要

总编辑

褚洪波